目　次

《彝族文化研究丛书》总序……刘尧汉 1

论中华彝族文化学派的诞生

——评《彝族文化研究丛书》的出版……程志方 17

序……刘尧汉 31

第一章　少年时代…… 1

一　我出世的时候…… 3

二　氏族家人…… 5

三　百姓和娃子…… 11

四　母与子…… 16

五　家事…… 18

六　订婚联盟…… 20

七　亲戚…… 22

八　离家出走…… 25

第二章　求学时代…… 26

一　从私塾到初小…… 26

二　高小…… 34

三　初中…… 42

四　高中…… 51

五　在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59

第三章　从政时代…… 79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　充任国民党军政官员情况……80
（一）　初涉彝务……80
（二）　帮助果基阿月、沙特人免受邓秀廷的迫害……84
（三）　靖边部改组及其对布拖菜子山彝人的剿杀……90
（四）　调解惹尼、罗洪人与靖边部的冲突……96
（五）　援救吉绍虞……100
（六）　当选立法委员……103
（七）　走向新生……109
二、我再任土司期间的若干改革……118
（一）　教育方面……118
（二）　文化传播……122
（三）　提倡体育、增强体质……122
（四）　提倡医药、减少疾病……123
（五）　农耕方面……125
（六）　奖励植树……125
（七）　奖励匠人……128
（八）　严格禁止的几件事……129
（九）　规定替换祭牲而起的争论与结果……131
（十）　在彝人瓦房上安亮瓦的反映……132
第四章　往昔杂忆……136
一　二十年代末期的兵祸及改土“归刘”……136
二　回忆舅舅……162
三　对龙云及其子女的印象……190
四　三见蒋介石……197
五　我营救过的几个进步人士……202
附录一《傈情述论》摘选（三篇）……211

一　若干年来倮民之活动……212
二　石达开在凉山失败之经过……227
三　彝民习俗研究二则……231
媳妇为甚避翁伯……231
衣之始用……234
附录二　宗支简表……236

第一章

少年时代

我系煖带田坝土千户之裔，1913年农历二月二十四日，出生于四川凉山甘洛县田坝区胜利乡斯补村。

据说我家先祖是云南昭通乌蒙土司家，明代与官兵作战，首领被杀，兵败后有一房人来凉山邛部宣抚司岭姓处避难。多年后老皇帝死去，新皇帝登基，发现率军前来攻打乌蒙的将领有违反圣旨的行动，降旨寻找离散了的乌蒙土司族人，为受害者平反。岭姓代为禀奏，朝廷拟招回昭通袭职。先祖怕回归昭通后再受残害，拒归昭通。后改封斯补土千户，住牧地封在罗罗宣慰司安姓境内的今西昌、喜德边界一带。安氏认为我先祖前往就职后必须受其节制，而我先祖认为两家是亲戚，过去的职位又相当，便拒绝前往。故此先祖仍旧住牧在已住多年的今甘洛县田坝、海棠一带的高山上，土司印信保留未上缴。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清军进入凉山，我家交印投诚。乾隆初年颁发一印，到嘉庆十九年（1814年）改颁满汉文对照的“煖带田坝土千户印”。

我的先祖系属乌蒙“古侯”部落，到凉山后大约在九代前从高山迁到今斯补村居住。我们斯补家分两房人，均是五代以内的分支，长房属于纽以机的后代，我家是二房属纽聂聂的子孙。据说长房纽以机到其孙洛古拉和时，因结错了亲而后代

多庸，无能办理政事，而我家则亲戚选得好，代代出能人。

我的祖父彝名比比，汉名岭廷福，字国恩。他年轻时，逢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太平军过凉山，便率彝兵到大渡河边大树堡一路堵住太平军的退路，截断了这路太平军与主力的联络，配合清军使太平军全军覆灭。清王朝因此以军功钦赐他副将衔、煖带田坝土千户所总理。从此他的名声倍增，威望越来越高。

父辈共三弟兄，大伯父木假；二伯父木基，汉名岭维纲，字治平；父亲纽纽，汉名维城，字宗范。

到我出世时，我们这一家氏族，还剩七家人。有我家，二伯父家，同曾祖的小幺叔酿民家（只剩他一人），同高祖的堂兄黎打（汉名岭光第）家；还有同远祖的三家，即堂伯曲打（岭维翰）家，堂兄史土（岭光宗）、洛洛（岭光明）、吉史（岭光大）三兄弟家，以及堂兄仁民家。七家人有七大院房舍，除了光宗、光明、光大三弟兄共住在与斯补村相邻的甲兹村内一座天井外，其余都在斯补村。

斯补村坝子在田坝河边的半坡台地上，一面依山，三面临河，形如一座露天舞台。坝子里的土地几乎全是水田，全村的房子被水田隔为四处，村中央一处，北、东、南方各一处。三处房屋自然落成半圆，拱围着村子中央的土司衙门。全村住房由树木环绕，景色十分秀丽。

土司衙门前，有一照壁，上面画着一只张牙舞爪的山虎。壁侧有光绪三年（1877年）立的汉文石碑，上面刻有若干条法规，署有全所总理岭廷福、土千户岭廷俊、帮办土千户岭廷杰等人之名。碑文内容是：兄弟间发生纠纷，只能调解，不得动武；对百姓要一视同仁，不许偏袒；解决百姓间诉讼案件，不得任意勒索案费；不许土司、百姓出卖田地山林予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人；等等。据前辈人讲，这是我祖父以全所总理的名义领头，与几个兄弟合立的，并在碑前一同宣誓：倘有违背者，将“妻娼子盗”。这是我在凉山彝区见到的唯一的成文法规。“文革”中石碑曾被人用作洗衣台，后来就不见了。

在村子中间，有堂伯维翰家的两座天井；二伯维纲家的一座天井和他继承叔祖廷寿的一座大房子，堂兄仁民家连成一片的三座天井，堂兄光第家的一座天井，还有我家的一座天井。村东有小幺叔酿民的一座天井。村南有光宗、光明、光大三弟兄的一座大房子（他们另在甲兹村有天井）。村北是我家从叔祖廷禄那里继承下来的一座天井，这天井全是雕梁画栋，造形十分壮丽，在当时的11座天井中算得上是首屈一指。

一、我出世的时候

我家的房子从落成到我出世的时候，已有六、七十年的历史，住过了三代人，屋基的建期还要更久一些。在屋里死去的大人小孩至少有几十人（包括奴隶在内）。那时的彝人是信鬼的，说人死了其灵魂就变成鬼，在荒野游动害人。房子里死的人多，相应的鬼也就多。我的父母也是很迷信鬼神的，只要家里有了病人，就要避到百姓家去念经咒鬼。生小孩就更怕鬼，必须在人丁兴旺的百姓家附近，新立竹笆房，住进里面分娩。住到新的地方，还得经常宰牲诅咒截路，以防鬼闯进房中害人。

我是在甲兹村一个新立的竹笆房里诞生的。据说在出生之前为保我安宁，相了好几个出生地点，烧了若干次的羊胛骨，最后才卜定在甲兹村。立房那天选的是“黄道吉日”，头天晚上

还看天象。一到期便动土挖坑、立柱、抬笆。编笆砍竹找的都是人丁兴旺的人家。

入屋之日，先要算“太岁”[1]所在方向，父母要先走向太岁方，再回转走进去，口中念念有词：“不要太岁来相逢！”[2]母亲在离家来竹笆房住的前几天，得在家中进进出出若干次，用以迷惑鬼魂，使鬼认为母亲进出是常事，待鬼不防时突然离开，使鬼感到意外惊奇，不敢追来。至于母亲进入竹笆房的日期，除父亲、择日毕摩[3]、以及看房人知道外，不告诉任何一人，绝对保密，怕泄漏天机被鬼知道。若干年后，谈到这事时，我说鬼比人精灵，人怎么能瞒得过它？一个头人还得意地说：“人有人的办法，不然早被它害绝了。”

入新竹笆屋还有几种方式，择日与主母命宫方相合为主。命宫在东南(尔底火)、西北(克底火)为凶，那么进门前先由一人找马桑柴来倒着烧（先烧柴根），柴燃至一半即拿到门侧撑起，让主人家从柴火下面钻进屋去，然后将柴掷向东方。若定不了太岁方，则主人进屋后，一直要面向内，直到吃了在新锅庄上煮的饭后，才可以转面向外，自由活动。住地窄狭，无法迴避太岁的，就在屋顶上开一个洞，人从顶上钻进新屋。

我的母亲一进竹笆屋就不许回老房子了。生下我以后也不许我们母子回去，就连逢年过节或办喜事。有人从家里给我们带东西来，尤其是带食物，来到门口时，屋里的人得从火坑中剜一瓢热灰撒出门去，口里还念着烧死鬼怪的咒语，真怕有鬼随人进

---

①太岁，彝语叫“塔波”，是凶相。

②彝族认为，若与“塔波”碰撞，人就要生病或死亡。

③毕摩，有呗耄、白马等音译，是彝族社会中通晓彝文经典、熟悉彝族礼俗、主持彝族婚、丧、祭祀及占卜的先生。

望。晚上就不许人从老房直接走进竹笆屋，必须在外面绕几个圈才能转进屋来，进屋时口里还得念上几句驱鬼的咒语。夜里外面有人喊，屋里人不能随便答应，怕有鬼来找人。说是晚上会有鬼学人喊某人的名字，人若答应了，灵魂就被鬼摄走。我和母亲在竹笆房里一直住到三岁多，直到确实认为已经安全无虑了，才回到老家里去。

二、氏族家人

二伯父岭维纲，为人正直、聪明能干，20多岁就掌握了斯补全所的权力。他与越西统领、知事处得很好，处理各种关系也有他的一套办法。许多百姓说他不吃人，[①]解决纠纷很公平，还希望我长大后象他那样。可见百姓对他的印象是很深的。二伯父是1915年去世的，那时他才36岁。他有过一儿一女，均夭亡，只留下二伯娘守寡。

二伯父去世的第二年，堂兄仁民掌了土司印。他大学汉族富人吃补药，因吃鹿茸过量，七窍流血而死。仁民父母早亡，生前未娶妻，死后家财、房产由其同曾祖的伯父岭维翰继承。

岭维翰不仅继承了仁民的家产，也掌了印。当时已是民国，政府官吏不断来苛索。他认为皇帝老子都被推翻，土司垮台已成必然；也认为维纲在时还有靠头，能应付内外事务，他一死就象屋里倒了根顶梁柱。于是他觉得与其当个快要倒台的土司而受官府的剥削压迫，不如娶个汉族女子，卖去田地

---

①彝语把盘剥、压榨、勒索他人的行为喻为“吃人”。

产，躲到汉区过清闲日子。便娶了汉族师父刘裕峰之女，准备出卖了田地后逃走。这样，便遭到了亲戚家门的强烈反对而招至杀身之祸。

有一天，我堂兄光宗为他大伯娶汉女之事，请了岭镇荣（下土司）和妹弟德仁（岩润土司）来我家商量。他问我父亲对维翰怎么处理。我父亲一天只顾抽他的鸦片烟，从来不想理事，回答说："我不管，你们看着办好了。"他一听我父亲这个唯一的前辈（当时酝民还小）这么开口，就无所顾忌了。当晚他们商议决定后，派了七个人闯入维翰的卧室，维翰见事不妙，抽出长刀来抵抗。他一刀砍去，用力过猛，旁人一闪身，刀子砍在柜子上，一下拔不出来被擒住，夫妻两人一同被勒死，悬于房梁上。第二天，放出话来，说是他夫妻二人见亲戚来到，不好意思而自杀的。这是发生在1927年的事情。

维翰平时对百姓、娃子还好，人们都同情他的冤死。仁民掌印学汉族时，破天荒地将一个所谓有罪的人斩了首——这是彝人从没干过的事（彝人处死刑，一般是让他上吊、跳岩、投水、服毒等），人们同情那个死者。就这样人们无形中希望维翰和那个被斩首者的冤魂能变为鬼回来报仇，于是乎谣言四起，说他们都变成了鬼，一个鬼手握长刀，到处害人；一个无首鬼打着跟斗找人报仇，苏尼①、毕摩也煞有介事跟着附和，说他们在做法事时也看见了这两个鬼。这样一说，人们更加恐惧，附近的人病了，都说是他们在作祟，请苏尼、毕摩来咒他们、送他们、祭他们，直到解放，这些话还有人在说。

我父亲岭维城（字宗范），由于染上鸦片，身体虚弱，亦

①苏尼，彝族社会中的迷信职业者，尤如汉族的端公、师娘之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于维翰死的第二年去世，那年正好36岁。父亲不到20岁就吸上了大烟，虽经二伯父严加禁止，也无效果。吸烟人身体差，行动也懒散，几乎不理事。本来，在他的同辈人死尽之后，他应执掌长辈权力，规戒子侄的不良行为，可他一概不管，只顾在家吸烟。有人说他愚蠢，也有人说全是鸦片误了他，但民众公认他不吃人。在迫不得已时，他还是能应付一些事务。有一次，他带人去解决岩润方面发生的纠纷，辩答时由他亲自出马，使事情平息下来。又有一次，彝汉间发生纠纷，地方混乱，越西知事冷曝东亲自来田坝处理，也弄不出个头绪。不知是谁向冷推荐，冷跑到斯补登门找我父亲，逼他跑了一趟越西河以南的黑彝地界。结果事情很快解决，收到很好的效果。冷于是再次登门，与他换把，结为兄弟。1942年，我在雅安见到冷，他问我“岭宗范是你什么人？”我回答后，他高兴地说：

“想不到我们又在这里见面了。当初我到你家时，你才三、四岁。我与你父亲换过把，他是个能干的人，只可惜鸦片误了他。”

记得我父亲安葬后的第二天，是田坝街的赶集日。那天中午，我家百姓突然抓来了七个高山人，他们一个个跪在天井中间。我母亲站在他们面前发怒道：“土司死后，三天之内不下地、不出行，这是规矩！你们却毫不在意，偏偏要来赶集，这是明知故犯，有意欺侮我们孤儿寡母！”高山人连连磕头说：“不敢、不敢，哪个有九个脑壳？我们以为三天期已过了。”他们一再求饶。看房（管家）在旁边叫道：“你们该死，土司去世你们一点都不心疼。”看房的擦着泪回过头来对我母亲说：“这些人太可恶，但‘老虎再凶不吃儿子肉’，饶了这次，让他们赔礼吧！”高山人不住地说：“我们错了，请看房讲情。”

我是不愿看别人受苦的，立刻要母亲放了他们。在场人都说："别惊吓着孩子的灵魂，叫他们赔礼好了。"母亲不得已说："叫他们自己说怎么办？"说罢就转身进屋，表示饶恕了。后来，高山人杀了猪、灌了酒前来赔礼。案费是否收取已记不清了。

人死三天不出行、不下地这个规矩，据说是从古代"神阿里呗日"死后开始的。相传神阿里呗日深受彝民爱戴，后来被皇帝害死，百姓如丧考妣，悲痛异常。几天内自动不出行、不下地劳动。后来的土司就把他定为制度，不管好坏土司，死时都叫百姓不悲痛也得悲痛，并在三天内不得出行和下地劳动。有违者就抓来处罚。

小幺叔酝民的房子是一座大四合院，阶坎大约有四、五十米宽，三米多高，是用青石条筑的，大门前也有石台阶。在当时来讲，工程是相当大的。据说我祖父辈四兄弟分家时，酿民的父亲愿多要田地而不要奴仆，因此他家田地较多，家境自然也较富裕。酿民五、六岁时，他父亲就去世了。他先由二伯父照顾，二伯父死后又由我父亲照顾。

酿民比较聪明，到12岁左右，已能独立生活了。他爱交际，记得有一次，街上的绅士给送来喜报，说他参加了公口（袍哥），三、四百人来向他贺喜。他十分高兴，办了九碗席招待来人。有的百姓说能得这喜报是光荣的事，也有的说街上汉人狡猾，用一张红纸来骗吃。

酿民找了个汉族先生在家教书，并弄了几个伙伴陪着他学。实际上他只图好耍，根本无心学习。每天只顾叫佣人作牛羊鱼肉、腊肉、香肠、动物野味等好菜招待先生。那时我年龄还小，但图热闹，迷迷糊糊跟着读了几个月，字也没学得几个。私

塾办了一年左右，也就停了。

我六岁时父亲去世。有人说依规矩我母亲该转房给幺叔。我听了很生气。有一天，幺叔要我听他的话，我抗议说不听。他却逗我说不听他就要同我母亲转房，我听后气不过，拣起竹棍就打。他爬上牛厩，我也跟着爬，我刚到上面，他又往下梭，我就从上边尿尿淋他，打湿了他的衣服。他跑去告我母亲，母亲跑来拉起一根棍子说："脏娃儿，下来挨打！"我说："你要打我，我就从这里跳下来！"作出要跳的架式，吓得母亲大叫："不打了，不打了！"有个人在侧边说："这样逗娃儿，会出事的。"小幺叔看没奈我何，只好脱下湿衣服拿着走了。

酿民体弱多病，在我父亲去世的第二年（1929年）就病故了，那时他还不满16岁。幺叔死得年轻，所有来送丧的人都流泪。我听见一个人在说："两个寡母子（指二伯娘和我母亲）不准他转房，他就去世了，上了门也许会活着。"旁的人都应声说："是啊！"

幺叔年龄虽小，但显得活跃，受到侄儿们的尊重。四个年纪比他大的侄子，都以亲切的口吻称他"小大叔"。他来到家里，侄儿辈的都站起来，表示敬重。若干年后，还有人在说幺叔如果还活着的话，侄儿们会受到约束而不敢惹事生非去胡闹；军阀也不敢前来残害彝人等等。其实，军阀们欲加你之罪，何患无词？幺叔若是活着，怕也逃不脱被军阀残害的命运，不被害死，也会被害苦的。

堂兄光弟大我十一二岁，依房份还是我的兄弟。他是个秃头，长相虽丑，人却比较老实。他母亲是普雄彭伙家的女子，与下土司岭镇荣的母亲是姐妹。据说她认为丈夫家不如姐夫家，便经常酗酒。有一次，她醉后抓着女儿的手甩到背上，把

手给扯脱。光第小时，他母亲便用酒喂他，长大后酗酒成性，不理政事。他小时头上生痢疮，父母不找药医治，一味地找毕摩祭送鬼怪，结果到了成年才好，但头已变成光秃秃的了。1926年遭“改土归流”后，我被迫离家，直到1936年回来时，才知他于1931年去世，时年29岁。留下8岁的独子保寿，后来归我照顾。我回乡时他已14岁，先在斯补小学读书，1941年，我送他和其他六个学生到外面受训，不幸于1943年病死在贵州。

光宗、光明、光大三个堂兄，在我们同辈人中，年龄较大。光宗不仅爱酗酒，还爱在别人面前卖文弄武。他买了三支步枪，出门时就要人背着跟在后面，到处显示威风；他还买了几本洋版《三国演义》、《封神》之类的书带着，一有空就拿书出来看，借以显示自己能文能武。虽然嘴皮在动，可就没有声音。在同辈人中，他有些傲慢，我们相遇时，很少打招呼。但在背地里，他还是对人说，我不象幺叔（指我父亲），象二伯，看来会变成有出息的人。他夫妻感情不好，妻子回奔娘家，一直不归，关系渐渐恶化，最后他妻子奔去别家。1926年，他同其他几个堂兄一起被川边军刘济南诱去扣押，最后死于牢中。

光明是个老好人，一天只爱骑马、弹月琴、拉胡琴。有纠纷找他解决时，他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仅因他少吃案费，百姓对他印象还好。“改土归流”时，他同光宗、光大和光第等一起被刘济南扣押。后来因他和光第为人老实，在家也不管事，出了些银子给刘就被放出来了。出牢后因妻子去世，又无呷西、佣人役使，弄得饭也作不来吃。他身上披的，是用麻线串起来的破毡片。有一段时间，可以说是穷得衣不遮体。后来娶了必尔家女子为妻，才安家过日子。他的两个儿子均已

夭亡，自己也在1935年病逝。

光大有个绰号叫“杂荞”，意思是说他识事不清，处事杂乱，不依道理。他处理纠纷时，常以感情用事，苛索案费，判理不公。有关他的事，后面谈到“改土归流”时再作详述。

三、百姓和娃子

近代，由我们土司氏族统治的彝民主要有七支，他们取有蒋、张、李、罗、马、骆等汉姓，另外还有一些住在高山地区的杂姓。除少部分百姓住高山外，其余都住矮山。住在高山上的百姓租税较轻，劳役也少。住矮山的百姓除上租税外，还得为各土司土舍家服一定的劳役。蒋、李二姓代耕田；罗、张两姓服一头牛的工，遇土司土舍有丧事时，各出酒12斤；骆、马二姓每户每年上一斗粮（产什么上什么）；各土司、土舍超度祖先时，蒋、张、李、罗四姓各出一头牛，马、骆二姓及高山人各出若干背柴。蒋姓作祭司，卡拉吹号，子居牵马，加乃放炮。① 有战事时，百姓都要服从调遣，安家奴隶则居于附近服较繁重的劳役。

百姓中的大氏族，土司委有大小头人，小氏族仅委一个小头人。凡是有声望的能干者，都可委作头人。被委的头人中，有袭父亲职务的，有自然形成的，也有凭家庭富裕而当成的，但必须有一定的能力。委任方式，是土司派一个人去传达，说明委任他为头人，端给一杯酒，并祝祷几句。从此他就成了头人。被委人还必须送土司家一只羊，给传达人一点报酬。头人在土司家可以坐着喝酒，参加调解纠纷，在本村或本

①卡拉、子居、加乃均为彝姓，主要住土司衙门附近，人数较少。

氏族内执行任务。

土司衙门内时常有头人来办事，主要是解决百姓的纠纷。案件解决时，他们也能得到报酬。衙门内有办理汉文文牍的师爷，一般是请汉族士绅担任，其报酬由百姓每户每年送二至四升粮。家内有若干男女看房，女看房管理家内的伙食及粮食收入，男看房则有管理租税收入及招待宾客的，有安排耕牧的，也有管理钱财的。

在衙门调解纠纷时，除土司收案费外，头人也要收一定的报酬——一般是土司案费的一半。俗语说："衙门不栽稻，衙门不种荞"，谁输了，谁就得杀猪宰牛灌酒。猪、牛和酒一般是临时去买的，往往被卖主敲竹杠，价钱要比平时高三分之一以上。输方还得付给土司的跟班、丫头、传唤人等一些小费。因而调解纠纷正是土司、头人、随从等进行苛索的好机会，也是百姓倾家荡产的时候。他们受了苛索，到临走时还须向土司叩一个头，说一声"感谢"。

我们这几房人，各有各的百姓和安家娃子，彼此各袒护自己的，为此经常发生纠纷。有一次，下土司家的一个百姓到堂兄光宗处告了我家一个百姓儿子的状，被罚了杀猪买酒。他回来时流着泪向我诉苦，我立刻发怒，冲去打原告，然后又去骂堂兄。那百姓的儿子称赞我将来长大后，一定是个爱护百姓的好土司，这就更加激起我骂的劲头。侧边一个头人对那百姓的儿子说："你这是在鼓动土司间的恶感，将来要被杀头的。"我那时还不懂事，只知道袒护自己的人，为此许多人都对我表示好感。

我祖父手下有个叫纳沙子的头目，非常能干。他随我祖父到峨边的大堡办彝务，找了十多锭银子回来，买田置地，成了

个富翁头目。后来不知为了什么，堂伯岭维翰要杀他。开始祖母不同意，后来堂伯答应将纳沙子的子孙降为安家娃子归祖母，她才开口同意杀。纳沙子的孙子叫罗正邦和罗正钧，正邦归我家，正钧归二伯娘家。这两兄弟都比较富裕，家里还有使唤的奴隶呷西娃子。

记得有一年，我住到罗正邦家避鬼，正逢他家在收玉米，单是对面陡坡那片地就收了100背，纯玉米籽大概收了10多石。晚上来帮忙撕玉米的有十几个人，大家说说笑笑，非常热闹。他家对来帮忙的人很热情，常作青豆泥和米饭、肉来招待。帮忙的人很满意，尤其是那些家中无米可炊的穷人，更愿意来帮他家的忙。

有一天早晨，罗正邦慌慌张张地来到我家，向我母亲述说二伯娘要捉走他的奴隶，捉不着就要抓他夫妇，请求保护。早闻二伯娘有要整罗正邦家的消息，现在听罗一说，母亲立即叫人备马起程，决定住到他家去。我也跟着前去。当我们经过冒水洞时，有人来报告，说二伯娘住在陈家（汉族佃户），母亲没说什么，带着我们直接去罗正邦家。这事不知是头人在中间劝解，还是二伯娘作了让步，没有引起什么纠纷。

乌坡吕乃和木纽惹，是从黑彝地区来投奔我家的。吕乃非常能干，来了不久就作调解人，有了一定的收入，盖了一座瓦房，逐渐得到我母亲的信任，也受到大家尊重，俨然成了个头人。那时兴种大烟（鸦片），我家仅有旱地种植，收入不大。他建议我母亲，把冬水田里的水放干了种大烟。我母亲同意了。由于田里的水一下放不尽，那年费了不少力种的烟，收效不好。到来年引水耕种时，土块犁不碎，需水量也大，弄得安家娃子们叫苦连天。尤其是大家都在劳动，他却诡称有事或有病，

不来参加劳动，引起了人们的愤怒。许多人都说改冬水田种烟是失策，土块硬化，稻子收成会受影响。果然到秋收时，谷子比以往少收了一二成。这样一来，就有人去找吕乃和木纽惹闹，也有人“鸡蛋里挑骨头”去找事扯皮，促成他俩难以住下之势，有的头目便乘机向我母亲进谗言，说他们两家要逃回黑彝地方去。我母亲听信了。

一天晚上，我母亲把得力的安家娃子叫些来，在秘密商量什么。我觉得奇怪，下来问母亲，她却说小孩子家不要多问。第二天清早，母亲叫人去喊吕乃和木纽惹家。去叫的人回来报告说：“家里空空的，人已不在了，大概是投奔别处去了。”母亲便派人去清理两家遗下的东西。这时，我注意到站在一边交头接耳的几个人，神色有些不对头，便感到已发生了什么事情。下午，我看见牟古惹等几个人，在水沟对面用两只鸡在短口嘴。这是杀人后的现象，说是杀了人必须短口嘴洗腥才能回家，不然被杀者的凶鬼就要跟着来害杀人者。我问他们：“你们为啥在对面短口嘴？是不是杀了人？”他们却支支唔唔地掩饰着。第二天，我已听到杀人的一些风声，牟古惹才告诉我，那两家人是他们奉我母亲之命干掉的。

据他们说，那天晚上他们闯进那两家，说是土司要逮你们，用绳子把男的捆了起来，让妇女和小孩跟在后面，把人一直带到古兹莫老林里，天才大亮。事先已与高山人交接好，要他们来接妇女、儿童去卖。快到约定地点时，便叫妇女儿童先走。待妇女儿童走远，吕乃和木纽惹已发觉凶多吉少，便要求打致命之处。他们突然用木棒猛击其头，人一倒下便用刀刺颈子，刺得人血直喷。听了这惨状，我感到毛骨悚然。

我问那尸首怎么处理，他说人一死，就被蹬下山沟去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